

雨水：好雨知时节

□本报记者 韦莎妮娜 刘琪 苏展

当夹杂着泥土清香的空气变得柔软潮湿，当连绵的雨水从檐角滴滴落下，冬天已悄然收拾好行装撤离，天地间探出新绿，万物生发。

古人说：“正月中，天一生水。春始属木，然生木者必水也，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”春天属木，木要生长，必须有水。所以雨水来了，顺着立春的脚步，时序不早不晚。

雨水，既是自然现象的描述，又是二十四节气的名字。这天前后，桂林的雨成了主角，像牛毛，像花针，像细丝，密密地斜织着，仿佛有无数看不见的线，把天、地、人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。雨水过后，日子就活泛起来了：花朵次第开放，盘中春笋鲜嫩，农人的锄头也要真正下地了——备耕、春灌、防潮，争的就是春时。

雨水节气不仅带来了春的希望，也带来了一番诗意。雾霭蒙蒙，烟雨漓江，是这个时节桂林特有的自然景观。一江春水，泛舟江上，雾锁群山，宛若丹青高手笔下一幅留白的水墨画。

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”春水初生，春风十里，春意无限。在朦胧的细雨中，让我们一起感悟万物的生生不息。

雨水中的诗意与农事

立春过后，迎来了第二个节气，雨水。

关于雨水，古人是喜闻乐见的。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首和雨有关的诗句。天降喜雨，预示着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所以有“春雨贵如油”“好雨知时节”；雨水润泽万物，所以有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雨水三候，一候獭祭鱼，二候鸿雁来，三候草木萌动。所以古人写“雨水洗春容，平田已见龙。祭鱼盈浦屿，归雁过山峰”。春雨也容易让人感怀，“世味年来薄似纱，谁令骑马客京华。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，至今还为人传诵。

宋人范成大在《桂海虞衡志》中记载：“二广惟桂林无旱。自邕州以北，皆有瘴”，可见桂林雨量之丰沛。而在春雨霏霏之时，东风解冻，草木青青，一派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的景象。此时，若徜徉在如诗如画的桂林山水间，也别有情趣。在叠彩山风洞中，一块石刻

还原了古人春雨游桂林的所见所闻。在1722年的一场春雨后，清人陈恂在叠彩山游玩。玩到傍晚，陈恂意犹未尽，于是提笔留下了三首诗，其中有几句把桂林春雨后的景色写得很美：“百六春将近，登楼日又西。晚烟浮北郭，新雨涨南溪。草满行人少，云深玄鸟低。”

“春雨贵如油”“人勤春来早”。雨水也揭开了春耕备耕的序幕。雨水在南方农业里被视为“可耕之候”。在桂林乡间，农人们已经抓住春时开始备耕，酝酿一整年的农事。这种顺应天时的智慧，和《齐民要术》里所说的“顺天时，量地利，则用力少而成功多”不谋而合。在古代，田地还需用水车灌溉。史料记载，宋代桂林地区居民用水车，“以细竹为之，车尾置竹筒，流水自翻，灌田不假人力”。因此在过去的雨水时节，人们还要储水蓄水，以便随后耕种引水灌田。

霏霏烟雨看漓江

“东风既解冻，则散而为雨矣。”雨水至，春信浓，漓江的水意便悄然弥漫开来。

作为春季第二个节气，雨水将桂林揽入温柔的烟雨怀抱。此时节，桂林的雨量常居广西前列，降雨日数可达十至十五天，多为小到中雨，月均降雨量八十至一百二十毫米。淅淅沥沥的雨丝从晨光落至夜幕，这样的水量，落在别处或许只是寻常春霖，落在桂林，却把喀斯特峰林晕染成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，这便是独属于桂林的雨水盛景——烟雨漓江。

根据桂林的气候特点，“烟雨漓江”最常在每年春季现身。气象专家解释，这如梦似幻的烟波，往往伴随着人们熟悉的“回南天”一同到来。当暖湿气流遇上尚带寒意的山石江水，水汽便会凝结成缥缈的烟波。因此，若想欣赏或拍摄这一盛景，不妨多留意天气预报：当预报显示桂林有南风一级左右，相对湿度大于百分之九十，能见度低于三千米，且出现每小时雨量小于两毫米的弱降雨时，便极有可能遇见“烟雨漓江”。

这串看似枯燥的数字，正是开启水墨世界的神秘密码。漓江的烟雨，是要挑时辰看的。清早最好。清晨五点半到七点之间，是水墨漓江的黄金时刻。此时江面水汽凝结成雾，天色将明未明，江雾与细雨缠绵一处，

分不清究竟是雨丝入水，还是水汽升腾成了烟。

待日光渐起，烟雨便换了副面孔。乘一叶竹筏顺流而下，但见江面开阔处，远山如黛，近峰如墨，层层叠叠地向天边推去。雨不大，只是稀疏地斜织着，落在江面无声，落在竹筏顶棚上，却有了细碎的韵律。两岸绿植被洗得碧翠欲滴，枝干垂向水面，恰似要与自己的倒影轻轻一吻。桂林的喀斯特峰林，平日里棱角分明，此刻却全被雨雾蒙上了一层轻纱。刚毅的轮廓柔和下来，奇秀的山形幻化成大大小小的墨块，在天地间随意皴擦、点染。

行至普洲附近，江心浮起一片沙洲，与对岸的象鼻山隔江相望。这便是桂林老八景之一的“普洲烟雨”。每逢春日，洲上平流雾频现，烟雨蒙蒙，林木若隐若现，仿佛披上一层梦幻的轻纱。漫步其间，一树一木、一石一瓦，都在这独特的天气中被赋予了无尽诗情。若站在市区的解放桥上远眺，但见象鼻山静立江中，鼻饮漓江，而普洲烟雨相伴在侧，千百年的山水意趣，尽在这朦胧之间。最寻常的春雨，落在桂林山水间，偏就生出了诗意。它不是大雨滂沱的宣泄，也不是久雨不晴的黏腻，而是恰到好处的滋润，让江水“醒”过来，让山色“活”起来，让天地之间有了这一场缓慢、悠长、墨韵淋漓的呼吸。

雨水时节的桂林人，也在这烟雨里过着寻常日子。卖糯米饭的阿姨不急着急收摊，说这点雨正好，不耽误生意，还能让街巷干净些；江边的垂钓者披着雨衣，稳坐钓台，等鱼，也等雨停；摄影的人架着相机在江边守候，要的就是这一口“烟雨味”。他们都不烦雨，反倒像是与这场春雨达成了某种默契，你下你的，我过我的，彼此成全，互不相扰。

所以桂林的春天，是从一场雨开始的。它不是催促万物匆忙生长的雨，更像是邀请，邀请你慢下来，坐看江上烟波，细数雨滴入水的圆圈，听一听山水之间那些被晴天掩盖的私语。人在筏上，筏在江中，江在雨里，雨在烟中。这一刻，春与人宜，都不必说破。只需静静坐着，便是最好的相看两不厌。

雨水「吃春」：味蕾上绽放的春天

雨水时节的桂林，空气里能拧出水来。这样的天气里，最抚人心的，往往是一碗温热的粥。

唐代药王孙思邈的《千金方》中便有“春时宜食粥”。他说粥能“补脾养胃，去浊生清”。桂林人也会在这一时期多喝粥，以补脾养胃、去浊生清。三煎三煮，米与水在文火中慢慢交融，最终化作一锅浓淡相宜的温润。这不仅为养生之道，更是桂北人家应对回南天的生活智慧。

雨水前后，南风渐暖，山里的春笋也憋足了劲，顶开湿润的泥土，探出毛茸茸的尖儿。

桂林人吃笋，吃的是一个“鲜”字。刚从山里挖回来的春笋，剥开褐色的笋壳，里头是嫩黄的白，还带着清晨的露水。最家常的做法，是与腊肉同炒。年前熏好的腊肉切成薄片，在热锅里煸出透明的油脂，再倒入焯过水的笋片，大火快炒，撒一把青蒜苗出锅。

腊肉的咸香裹着笋的清甜，脆生生的，咬下去能听见齿间的轻响。那是时间的味道——腊肉是冬的贮藏，春笋是春的馈赠，两相碰撞，便是一盘子里的大地回春。

漓江边人家的院墙角落，或是菜园的篱笆旁，香椿树最知春信。几场雨水过后，枝头顶端便冒出了两三撮紫红色的嫩芽，薄若蝉翼，在日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，非花似花，引得路人垂涎。

明末清初的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里赞它：“菜能芬人齿颊者，香椿头是也。”这“芬人齿颊”的劲儿，爱之者赞

其香，厌之者避其味。可在桂林人眼里，这便是不可错过的“树上鲜”。

最家常的吃法是“香椿煎蛋”。将嫩芽在开水里一焯，那紫红便奇迹般地化作了碧绿，切碎后拌入金黄的蛋液，往热油里一倒，瞬间蓬松成一张香气四溢的蛋饼，那是无数桂林儿女心中永不褪色的童年记忆。

雨水时节，饮食原则遵循“省酸增甘”，即少吃酸味食物，多吃甘味食物（如山药、红枣等）来调理脾胃，在桂林人的厨房里，“省酸增甘”里的“甘”是山药，是红枣，是一切带着泥土气息的温厚。

山药削了皮，切成段，与排骨一同入锅，炖出来的汤清澈见底，却滋味醇厚。那山药炖得软糯，筷子一夹就断，入口即化，留下一股若有若无的甜。红枣则更家常些，煮粥时丢几颗，熬汤时放几粒，甚至只是泡一杯热水，看它在杯中慢慢舒展、饱满，喝下去，从喉咙暖到胃里。

这些甘味的食物，不像酸梅那般刺激，不像辣椒那般热烈，它们温吞、绵长，像极了桂林二月的雨——不疾不徐，却能渗进最深处的土壤。

雨还在下，落在瓦檐上，落在青石板上，落在漓江的波心里。而落在厨房里，便化作了粥的暖、笋的鲜、枣的甘。

这便是雨水节气里，桂林人的盘中餐。人们吃的不是山珍海味，而是节气的流转，是大地的馈赠，是千百年来，人与自然达成的默契。